大俱利伽羅電機系鶴丸國永藝術系燭台切光忠幼兒系太鼓鐘貞宗體育系大包平體育系鶯丸音樂系

\* \* \*

## 洗澡的時候

鶴丸拿著盥洗用品走進了公共澡間,恰好聽見室友們在聊天的聲音:「喲!光坊、俱利坊!」

光忠停下說到一半的話連忙應聲:「所以伽羅坊跟……鶴桑,你畫完油畫了嗎?」「哼哼,當然還沒啊~」鶴丸迅速地脫下衣服,打開蓮蓬頭:「反正作業的期限還沒到,而且等等還有日本的整人節目『人類觀察』! 比起作業當然還是、《,好燙!」光忠聞言,立刻糾正鶴丸的用詞:「不可以說髒、嗚哇!好燙!這個水也太燙了吧!」「抱歉抱歉~」鶴丸暗自吐了吐舌頭,邊把水龍頭的方向從冷水開始漸漸往熱水的方向轉,邊抱怨:「什麼時候才可以修好這個強烈的溫差變化……雖然人生總是需要一些驚喜,但是這樣的我可不喜歡啊。」

「什麼不喜歡?」貞宗走進來只聽到鶴丸說的最後一句。

鶴丸解釋之後, 貞宗點點頭:「所以我之前轉到明明是熱水的地方卻是冷水這件事, 並不是那間的問題, 而是整棟都有問題啊! ......不過, 你們真厲害, 能夠忍受這個長達兩年。」

默默洗澡的俱利伽羅表示:「習慣就好。」

## 半夜的時候

鶴丸震驚地看著室友們一個接一個關燈上床睡覺:「欸欸?你們都要睡了嗎!夜晚才是 青春的開始啊!」

光忠摀起打哈欠的嘴巴:「……已經半夜一點了喔,再不睡的話,精神跟皮膚都會很差的。」而且黑眼圈太重的話,就不帥了!

鶴丸睜大蜜色的雙眸,用期待的眼神看著只露出頭的室友們:「那、那我可以畫油畫嗎?」

俱利鑽進溫暖的被窩, 說:「別傻了。」

貞宗夢囈:「連寢室都是油畫味的話,那我只能想辦法讓你退宿了……呼姆……」 最終,鶴丸國永一個人坐在寢室門外的走廊畫畫:「可惡,舍監今天怎麼沒有忘記關交誼 廳!」

## 斷雷的時候

啪!的一聲, 宿舍陷入了黑暗之中, 陣陣的哀號聲此起彼落。

貞宗抱頭大哭:「啊啊啊啊!我的報告還沒存檔!十二點截止哦哦哦!」內心後悔著為什麼當初不聽哥哥物吉的話,選擇帶筆電來學校呢!

「啊!光醬還在浴室!.....光醬~」貞宗說完便拿起手機往澡間的方向奔去。

此刻,正準備洗頭的光忠:「停電了?」手下意識地將瓶子握緊用力壓:「……糟糕,擠太多了………」

「俱利坊, 你把手電筒放在、你在哪裡?俱利……坊?」鶴丸轉頭望向在整理衣櫃的俱利伽羅, 然而不見人影。

大包平練完球, 手拿一袋宵夜回來分食, 說:「各位, 有個悲報~樓下的舍監說可能明天才會修好。」換上室內拖鞋走進來, 身體像是撞到什麼往後退了一步:「我是不是撞到誰了?」

鶯丸:「嘛, 小事情就不要在意, 冷靜冷靜。」